■ 时评

中国在中东可以做什么

钮松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巴以领导人近日相继访问中国，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这种关注既有对巴以关系长远和现实背景的考量，也有对中国新领导集体的中东政策走向的揣测。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中国一改往常对巴以问题相对超然的态度，试图通过触碰最为核心的巴以问题，从而为更加积极介入中东问题铺路，这也深刻反映了中国积极勾画符合自身特点的大国外交战略以及不断凸现的对自身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

1993年的巴以《奥斯陆协议》开启了中东和平进程，其核心内容是巴以相互承认，以色列以退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占领区来换取巴勒斯坦方面承诺的和平，即所谓的“土地换和平”；与此同时，作为该协议附件的1994年巴以《巴黎议定书》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自治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勾勒了一体化的制度性框架。由于奥斯陆进程是以色列拉宾工党政府和巴解组织之间通过挪威所秘密达成，虽然顺应了历史的发展，但确实未有公开的民意咨询，因而遭到巴以内部一些派别的暴力反对，犹太右翼势力暗杀了拉宾，而哈马斯则通过继续高举暴力反以大旗试图与巴解组织分庭抗礼，拒不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2000年以色列右翼的利库德政府总理沙龙强行进入阿克萨清真寺事件导致了巴勒斯坦第二次“因提法达”(起义)的爆发，中东和平进程事实上自此陷入长达10多年的困顿，处于一种既无和平亦无进程的停滞状态。虽然此后西方大国提出过许多方案，但巴以关系一直都无根本突破。

“9·11”之后的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使得美国中东战略的核心词汇变成了“反恐”与“民主化”。西方大国虽与美国在中东战略上存在矛盾，但整体上仍然配合了美国的战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中东的精力被阿富汗与伊拉克的局势牵制，2010年底以来的中东剧变，更进一步使巴以问题被边缘化。总而言之，以色列和巴解组织对于哈马斯的未来走向皆充满忧虑，双方均期待非西方大国对巴以问题的关注与介入。

长期以来，中国在中东地区极少介入政治事务，一方面与中国自身相对超脱的战略定位有关，另一方面与西方大国的排斥有关，如巴以问题便只涵盖了由联合国、美国、欧盟、俄罗斯等组成的“有关四方”。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中国近年开始调整其中东政策，并以中东为突破口，开始促进中国模式和中国规范的国际化。

首先，利用索马里海盗问题，谨慎实践尊重领土主权基础上的合法干涉。中国海军护航编队“越境打击”索马里海盗是得到联合国和索马里政府授权的合法军事行动，仍然体现了领土主权不可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底线，但对此进行了深化和具体战术的改变，其目的是在动荡地区减少和消除安全隐患以维护中国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以及中国和越境对象国的共同繁荣，这符合中国新外交中“和谐世界”的理念。其次，利用叙利亚危机，更加旗帜鲜明地利用现行国际机制捍卫“不干涉内政”原则。中国在当前国际体系转型时期，通过叙利亚问题强调《联合国宪章》的主权原则，表达中国的人权观与主权观，反对西方政治和文明霸权主义。尽管中国的否决票一时间造成阿拉伯世界的不同声音，但叙利亚局势的走向也让许多阿拉伯国家逐渐理解了中国的做法。

不仅如此，中国希望进一步调整其中东政策，而长期被西方冷落但热点频生的巴以问题成为其必然的选择，这与以色列和巴解组织的当前忧虑不谋而合。中国与巴以双方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尤其是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所展现出的坚持己见的中立态度和公正立场容易得到巴以双方的充分信任。巴以领导人几乎在同一时间相继访华，看似偶然，实则有其必然。以色列方面此次访华的是政府总理内塔尼亚胡，而巴勒斯坦方面却是民族权力机构主席暨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而非不受哈马斯承认的紧急政府总理法耶兹，这反映了巴解方面希望获得最广泛的代表性与合法性，也说明巴解意识到，巴以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哈马斯的参与。中国要在此问题上发挥有别于西方的作用，必须重新定位与中东激进组织的关系，如中国与埃及穆兄会关系调整便是信号；中国还需明确，巴以问题的解决任重道远，中国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此次巴以领导人对于中国的具体诉求就不尽相同。中国未来的巴以政策走向，是继续奥斯陆进程，还是提出新的方案，仍需拭目以待。

用亚洲智慧参与全球治理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
研究中心课题组

当前亚太地区面临发展与安全的两大悖论：一是亚洲地区近年经济发展和一体化进程与严峻的安全形势之间的矛盾(所谓“双亚记”)；二是本地区两大并立的经贸自由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谈判进程（即TPP与RCEP)之间的竞争和博弈。

近年来国际、国内发生的以下三大重要变化，使中国在亚洲地区治理中的政策选择更为复杂。

一是2008年由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所引起的金融风暴和2010年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结构、国际经济力量对比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全球治理和国际安全都发生了重大影响；二是美国奥巴马政府的“战略重心东移”，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主权争议，都既与美国战略调整密切相关，又凸显了我国周边形势复杂化和严峻的战略态势。三是近年来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寻求创新性的新经济增长点，缩小贫富差距、严厉打击贪腐，同步推进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法律和制度改革，已成为当前改革开放的当务之急。

面对以上国内外的严峻形势，今后中国的全球和地区战略，已经不能仅限于如何利用外部市场和外部资源，还应谋划全球和地区战略，积极参与全球和地区治理。

中国不妨在研究借鉴世界各国在全球和地区治理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充分发掘中国与亚洲的古老智慧和文明，尤其是“以民为本”，“德施普也、天下文明”，“天下一家”，“以天下观天下”，践行“和而不同”、“知行合一”的“道义价值观”等中华文明的深厚根柢。从而在此基础上更好地谋划中国本身的全球与地区战略与策略，包括参与全球和地区治理的战略策略。

中国古代文明中，“天下文明”出自《周易》第一卦《乾卦》。在这里，“天下”一词不是一个有自然疆域界限的地理空间概念，而是一个包含各国土地、人民、国家与天下治理等诸多内涵的高度包容性的政治与社会概念。

“德施普也，天下文明”，在《尚书尧典》中就是：“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庸。”即善于发现并尊重和信用俊德之士，以使九族亲睦，百姓和平章明，天下列国万邦都能建立起和睦合作的关系，所有黎民从而就能因时而变，建成和谐社会。而德施普也，天下文明，正是中华文明自古以来世界伦理的核心价值。

“德施普也，天下文明”，在孔子那里，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礼记·礼运》中说：“君子以天下为一家”，这是中国传统天下观最重要的内容。而要真正做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以天下为一家”，《礼运》强调：“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即只有真正了解和把握其他国家的情、义、利、患，才能知己知彼、有正确的对策，也才有可能和世界各国真正成为兄弟、成为一家。

在今天中国周边，为人类共同体和中国的根本国家利益而推动“天下文明”和“天下一家”，就需要知己知彼，从而在此基础上确立中国在全球与地区治理中新的国际定位、国际责任、国际角色和作用，以及中国参与亚洲地区全球治理的主要机制和突破口。

中国应更好地谋划在亚洲地区全球治理中的战略与策略，包括积极参与公平合理的亚洲地区经济和安全领域国际规则的制定与改革，选择与增加这些领域国际公共物品的提供方式和力度，促进这些领域的国际合作与良性互动，并提高中国在亚洲地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面对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可借鉴当年两国领导人打开中、美关系的远见卓识与成功经验，做出“第一个推动”。从中、美两国人民，亚太地区和人类共同体的根本利益出发，通过两国领导人在东、西方两大文明基础上全面和深入的战略-文明对话与承诺安排，客观理性地看待彼此的战略意图与良性的合作竞争，尊重各自的国家利益关切，先管控与缓解亚太地区当前的紧张局势，防止危机升级，并积极引导舆论。与此同时，在防止核武器扩散与军事安全、海洋权益、气候变化和环境能源问题、网络安全以及反恐等重要领域，共同采取对两国关系和亚太地区将发生重大影响的有力举措，并积极推动战略协调与合作。

(本文节选自2013年上海论坛文化分论坛研究报告，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课题组姜义华、贾浩、何爱国，贾浩执笔)

■ 漫画

3D打印技术可被用来打印枪支后，禁枪已失去实际意义。

政治漫画网

英国首相卡梅伦关注的议题没有一样是与底层民众利益密切相关的。

原载《每日电讯》

欧洲经济的持续低迷让民众产生疑欧情绪。

政治漫画网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第二任期不再享受与媒体的“蜜月期”。

ibdeditorials.com